

遼金歷史與考古

第八輯



遼
金
歷
史
與
考
古
第八輯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八辑）是由辽宁省博物馆及其主管的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学术性论文集。本书立足辽宁，面向国内外，以辽金历史地域文化、馆藏文物研究为主体，兼及博物馆学与文物保护的相关研究成果，以促进学术交流为办刊宗旨。主要内容包括辽金考古发现与研究、辽金历史研究和文物研究、辽金碑志研究等。

读者对象主要为致力于辽金史研究的学者和辽金史学爱好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金历史与考古. 第八辑 /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3-054373-8

I. ①辽… II. ①辽… ②辽…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辽金时代 ②考古—研究—中国—辽金时代 IV. ①K246.07 ②K87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5822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肖 兴 / 封面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 3/4 插页：4

字数：540 000

定价：1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辽金历史与考古》编委会

主 编：刘 宁

副 主 编：张 力 齐 伟

特邀编辑：张国庆 姚义田 李宇峰

编 辑：黄晓雷 郑 毅 都惜青

目 录

考古发现与研究

凌源市下朝阳沟辽墓清理简报/陈 利 李广奇	(3)
岔海挠边春捺钵——从卧龙湖周边几座辽城遗址谈起/刘文革	(8)
内蒙古地区辽代城址研究综述/魏 孔 赵晓峰	(23)
铁岭境内辽代州城设立的环境依据研究/刘爱丰 张 剑	(30)
喀左官大海出土两块金代买地券/侯申光	(36)
女真人修筑的城墙/〔俄〕H.G.阿尔捷米耶娃 著 杨振福 译	(41)
克东古城遗址建筑年代考疑/孙文政	(58)

历史研究

对鞍山墓葬出土的陶制十字的探究/李 刚 翟斯丹	(65)
辽朝皇位继承研究/葛华廷 王晓宁	(74)
世家大族联姻背景下的辽朝政治生态/张国庆	(82)
辽代萧继远家族墓地研究/李宇峰	(103)
辽朝名门——霸州耿氏家族/李道新	(113)
辽王朝契丹族女杰承天太后萧绰/刘肃勇	(118)
从一方印佛陶模看辽上京与西域的联系/葛华廷	(128)
洮儿河南注查干湖记载的新发现/李旭光	(136)
辽金时期辽东地区渤海遗民群体之间通婚初探——以张氏家族为主线… /李智裕 (142)	
金代的官学教育/都兴智	(148)
浅谈《金史》东京路的建置/李 刚	(155)
金代的宗教政策与政治文化认同/王 耘	(173)
《高丽史》所见女真诸部朝贡高丽情况研究/张儒婷	(181)
女真文——脱胎于契丹字和汉字而自成一格/金 适	(192)
明辽阳副总兵黑春事迹考略/梁志龙	(195)

文物研究

关于春水秋山玉的若干问题/刘丽萍	(215)
记城四家子古城流散文物/赵里萌 孟庆旭 梁会丽 魏佳明 王浩宇 郭美玲	(223)
辽上京博物馆藏花押印选介/张兴国 于静波	(239)
朝阳博物馆藏的几件辽三彩/张桂凤	(247)
辽宋金铜镜辨识举例/童立红 李宇峰	(251)
试论契丹陶瓷的“周缘性”——以唾壶和陶枕为例/〔日〕町田吉隆 著 尹 钰 译	(256)
辽墓出土网衣编法三例/惠学军	(263)
北票博物馆藏辽白瓷雌雄凤首瓶/王永兰 赵志伟	(272)
辽代壁画墓汉人出行图浅议——以关山4号墓为例/张翠敏	(277)
辽代凤首瓶（壶）定名辨析——以朝阳博物馆馆藏文物为例/王冬冬	(288)
耀州窑青瓷鱼龙形器功能小考/李晓艳 李慧净	(293)

碑志研究

辽代刘知新三兄弟墓志考释/李道新	(299)
康平博物馆馆藏金代石经幢浅析/胡荣繁	(306)
《辽大康四年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考/高连东	(311)
辽宁北票市发现辽代杨从显墓志/姜洪军	(318)
辽《贾师训墓志》考释/李宇峰 李广奇	(324)
辽《郑恪墓志》考释/谷丽芬	(330)
辽宁朝阳县发现辽代《王仲兴墓志》/张振军	(335)
巴林左旗洞山“辽乾统十年经幢”再考/王玉亭 高 娥 于静波	(341)

其 他

浅论辽金时期特定标识的萃取与运用/孙焓烯	(347)
怀念黄凤岐先生	(351)
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暨中国·绥滨首届完颜家族起源研讨会会议纪要/韩世明	(352)
征稿启事	(357)

辽金历史与考古 · 第八辑

考古发现与研究

凌源市下朝阳沟辽墓清理简报

陈 利 李广奇

内容提要：2011年5月8日，在凌源市兴源街道办事处朝阳沟村下朝阳沟村民组西面的北山坡上，发现一座被破坏的辽墓。凌源市博物馆及时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白釉或黄釉瓷器，为辽墓的分期断代提供了新资料。

关键词：凌源 下朝阳沟 辽墓 分期 断代

2011年5月8日，在凌源市兴源街道办事处朝阳沟村自来水管道铺设施工中，发现一座辽墓。墓室顶部被挖掘机推毁，墓室又被村民扰乱，人骨架移位，随葬品被村民盗出藏匿于家中。凌源市博物馆接到上报后迅速赶到现场，在凌源市公安局和兴源派出所的配合下，连夜对出土文物进行追缴登记。翌日，又对被洗劫一空的墓室进行了清理。现将墓葬概况和我们的认识简报如下。

一、地理位置和墓室结构

下朝阳沟辽墓位于凌源市兴源街道办事处朝阳沟村下朝阳沟村民组村西的北山坡上，海拔405米，墓地地表北高南低，是一条南北向的进山便道，两侧为民宅（图1）。

墓为砖筑，单室近方形，方向为北偏东20°。墓室东西长2.8、南北宽2.6、存高2.6米。其中墓口上距地表0.4米。墓室四壁1米以下均用素面青砖平砌，1米以上逐渐叠涩起券至穹窿顶。墓底平铺方砖，墓门呈拱形，高1米处起券，高1.26、宽0.7米。门道存长0.7米，高宽均与门相同。门道有巨块填充堵塞，未见墓门（图2）。

二、葬具与人骨

依据清理墓室散布于墓室内外腐朽的木板及木棱分析，似应有木棺床或木棺。至于人骨架已被村民移至墓外，原位已失，其人骨数量及头向葬式均不清楚。



图1 下朝阳沟辽墓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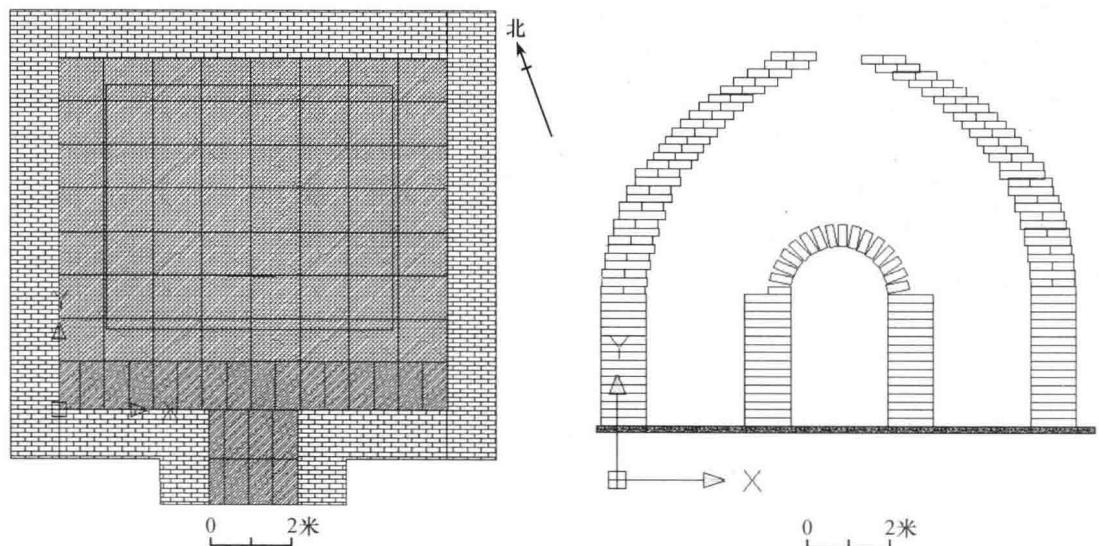


图2 平、剖面图

三、随葬品

随葬品都是从村民手里追缴的，均已原位，主要为白釉或黄釉瓷器，还有玛瑙珠、玛瑙坠、玉环、铜环、北宋“至道元宝”铜钱、铁铃、铁灯架残件等。现将主要的白釉瓷器和黄釉瓷器分述如下，其余从略。

白釉花口式碟：灰白胎，胎薄细腻。通体施白釉，釉色均匀晶莹。菊花瓣式口，瓣间起棱。浅斜腹，内底平，小圈足。口径10.5、通高2.5、底径3.5厘米（图3）。

白釉瓷钵：灰砂胎，通体施白釉泛青，腹下部及圈足未施釉。器身矮圆，深腹，敛口，圈足。肩部有一周弦纹，内腹有多周弦纹，内底有四个渣垫痕。口径15、敛口宽2.5、通高10.5、底径1厘米（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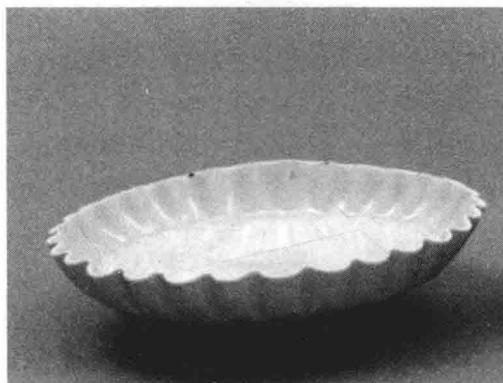


图3 白釉花口式碟



图4 白釉瓷钵

白釉垂盂：灰白胎，通体施白釉泛青，圈足无釉。器身如圆腹罐，上为大喇叭口形碗，圈足底。口径17、通高12、底径6.5厘米（图5）。

黄釉长颈瓶：白砂粗胎，通体施黄釉未到底。喇叭口，长颈，宽肩，斜长腹，平足内凹。颈部饰两周、肩上部饰一周凸弦纹，有粉衣。口径8、通高31、底径6.4厘米（图6）。



图5 白釉垂盂



图6 黄釉长颈瓶

黄釉执壶：白釉泛红，胎质较细，通体施黄釉未到底。直口，高领，圆肩，圆腹，圈足。弯流较细长，扁平连云纹执手。肩部饰一周凹弦纹，肩腹部均布划花图案。口径3.2、通高18、底径8厘米（图7）。

黄釉盏托：白胎泛红，胎质细腻，通体施黄釉，足未施釉。盏为六曲花式口，盏内有支钉痕四个。圈足外撇，盏托器身如碟，上连杯形器，杯口与托底贯通。盏口径7、高4.5、底径7.5厘米。托盘口径14.5、高8.5、底径4.5厘米（图8）。

黄釉钵：灰砂胎，通体施黄釉，圈足未施釉，有流釉痕。直口，圆唇微侈，深腹，高圈足。内底有三支钉痕。口径18.5、通高11、底径8厘米（图9）。

黄釉大碗：灰白胎，通体施黄釉，圈足未施釉。侈口，宽平沿，浅腹，内腹饰一周凹弦纹，圈足。口径32.5、通高8、底径12.8厘米（图10）。



图7 黄釉执壶



图8 黄釉盏托



图9 黄釉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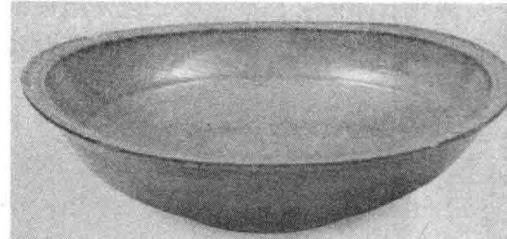


图10 黄釉大碗

四、结语

由于下朝阳沟辽墓未出任何文字或纪年文物，因此墓葬的年代只有从墓室形制结构、出土瓷器和北宋“至道元宝”铜钱来综合分析推测。

首先，从墓室形制结构看，为砖筑方形单室墓，结构简单。方形单室墓是辽代早期

流行的形制，这方面的考古例子很多，有敖汉旗大横沟一号墓¹，敖汉旗北三家二号辽墓²，锦州市张杠村二、三、四号辽墓³，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⁴，阜新海力板辽墓⁵等，时代均为辽代早期。

其次，从随葬的瓷器看，主要是白釉及黄釉瓷器。无疑，白釉瓷器是辽代早中期墓里比较常见的。至于黄釉瓷器在辽墓里出现的时间，据纪年辽墓资料最早在辽圣太平七年（1027）的耿知新墓⁶，也有学者论述，将黄釉瓷器与四神石棺的出现作为判断辽代中期墓葬的主要标志之一⁷。其中的黄釉长颈瓶与敖汉旗贝子府镇二官营子辽墓出土的一件黄釉长颈瓶很相似⁸，是辽瓷中的典型器物。而黄釉执壶与内蒙古赤峰博物馆藏一件黄釉执壶很相近⁹，弯流细长乃是执壶中期的典型特征。

最后，该墓出土北宋“至道元宝”铜钱也为界定该墓年代的上限提供了佐证。

至道为宋太宗赵匡义的年号（995~997），综合上述三点，我们认为，凌源市下朝阳沟辽墓的年代应为辽代中期。

（陈利 李广奇 凌源市博物馆）

1 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考古》1987年第10期。

2 邵国田：《内蒙古昭乌达盟敖汉旗北三家辽墓》，《考古》1984年第11期。

3 刘谦：《辽宁锦州市张杠村辽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11期。

4 张少青：《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考古》1986年第10期。

5 李宇峰：《阜新海力板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6 朱子方、徐基：《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7 李宇峰：《辽宁地区未纪年辽墓及相关问题》，《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8 邵国田主编：《敖汉文物精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42页。

9 刘冰主编：《赤峰博物馆文物典藏》，远方出版社，2006年，第150页。

岔海挠边春捺钵

——从卧龙湖周边几座辽城遗址谈起

刘文革

内容提要：经调查，沈阳康平卧龙湖周边有七座辽代古城遗址，其中有两座已经考证为辽代的祺州城和荣州城，另外五座城址有两座在卧龙湖和泡子沿边上，其他三座也分布在距卧龙湖不远处。这七座古城址从性质上讲都是私城；从地理位置上讲，多在水边；从建城时间上看，都建于契丹早期。经考证，卧龙湖周边地区当为辽初期春捺钵的一部分。

关键词：卧龙湖 辽代城址 私城 春捺钵

一、卧龙湖周边辽城遗址

卧龙湖周边共有七座辽代古城址，其中有两座古城址已被证实，为辽代的祺州城和荣州城，这两座城都坐落在辽河西岸边。其他五座中，有两座在卧龙湖和泡子沿边上，有三座在距卧龙湖不远处。

（一）七座古城址概述

1. 祺州城址

辽祺州，其故址在今康平县郝官屯乡小塔子村东古城。《辽史·地理志》载：“祺州，祐圣军，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隶弘义宫，兵事属北女直兵马司。统县一：庆云县。太祖俘密云民，於此建密云县，后更名。”¹辽太祖把从檀州（今北京北）所俘汉民安置于此，建檀州。而原檀州的倚郭县、密云县也迁了过来，仍为密云县。后来，檀州改称祺州，密云县改称为庆云县。到了金代，仍以祺州称之。《金史·地理志》载：“庆云，辽祺州佑圣军。本以所俘檀州密云民建檀州密云，后更名。有辽河。”²可知，金代庆云县即是辽代的祺州。金皇统三年（1143），降州为县，保留了庆云之名。

关于辽祺州城之地望有多种说法：

1 《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

2 《金史》卷24《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

(1) 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37《铁岭卫下》云：“庆云城卫西北五十里。本渤海蒙州地。契丹阿保机俘檀州民置檀州，并置密云县于此。寻改州为祺州佑圣军，县曰庆云县。金州废，县属咸平府。元废县为庆云驿。《元志》：至元三十年，置辽阳路，自庆云北至合里宾，凡二十八驿。”

(2) 清人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云：“金废州以庆云县隶咸平府，元又废县改庆云驿，在今奉天府铁岭县西北五十里。”

(3)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满洲历史地理》中说：“庆云县，今开原县西约四十里，辽河左岸之庆云堡。”

(4) 张博泉等人在《东北历代疆域史》中说：“祺州，今康平县东南齐家屯古城址。”³

(5) 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中说：“祺州，今辽宁康平县东南齐家屯。”⁴

(6) 王頤在《完颜金行政地理》中说：“庆云县，天辅二年仍立庆云县，隶祺州，皇统三年改隶咸州，天德二年，隶咸平府。按：庆云县，治今辽宁康平县西南张强西南。”⁵

很显然，顾祖禹、李慎儒、白鸟库吉三人是把明代的庆云堡当成金代的庆云县了，显然是错误的。明代冯瑗所著《开原图说》云：“是堡边外辽河西岸有旧庆云县，名盖因之……”，据此可知，明代的庆云堡是因其附近的辽河西岸有旧庆云县才得名的。又可知，金庆云县在庆云堡附近的辽河西岸。而张博泉、谭其骧二人之“齐家屯说”显然有些臆断，笔者生在康平县齐家屯附近，对这一带再熟悉不过，此地没有古城遗址的存在。王頤之“西南说”更是偏之甚远，与辽河有近百里之遥，与《金史》“有辽河”之谓不符。

金人王寂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出巡辽东各地，以所经之地作《辽东行部志》，其中载有庆云县，兹录于此：

戊午早，解鞅于庆云县。县本辽之祺州，皇统间，始更今名。予方解衣盘礴，从者携束蒲以献曰：“适得双鱼，鲜可食也”。发而视之，气息奄奄，然即命贮之盘水中，少顷，植鳍鼓鬣，颇有生意。予叹曰：“尔相濡以沫，相呴以湿，苟延斯须之命，何如相忘于江湖哉”。乃命长须持送于辽河之中流，圉圉然，洋洋然，幸不为校人之欺也。戏作小诗以祝之云：“我哀濡旬辍晨羞，持送东城纵急流。此去更饥须闭口，莫贪香饵弄沈钩。”⁶

此日录言及作者“解鞅于庆云县”时发生的一件事：随从拿上来两条刚刚捕捞上来的鲜鱼，王寂见鱼还活着，且相濡以沫，很是可怜，便命其放回河里，并作小诗记之。诗中重要的一句是“持送东城纵急流”，王寂命将鱼放生于“城东急流”，说明河在

³ 张博泉、苏金源、董玉英：《东北历代疆域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⁴ 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著：《〈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

⁵ 王頤：《完颜金行政地理》，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⁶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

城的东面，而且不远，用这一句对照今天康平小塔子城址的地理形势，二者是非常吻合的。如今，把康平县小塔子城址定为辽祺州城已得到学界充分认可。

祺州城建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天赞二年（923），后梁灭亡时，“阿保机率兵直抵涿州，时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县，皆为（契丹）所陷，俘其民而归”（宋赵志忠《阴山杂录》）。此次出征，俘密云县民于此，建城，不改中原地名，犹言密云县。天显三年（928），迁渤海祺州于密云县，后更名为庆云县。祺州城使用年限为辽、金、元三个时期。清人顾祖禹与李慎儒皆云“元废县改庆云驿”，此种说法不准确，因为元代尚有庆云县，为后期开元路下属七县之一。另外，此城或有可能做过开原路的治所，此说见于明代冯瑗《开原图说》之《东虏二十四营枝派图考》：

“庆云（指明代庆云堡，即今天开原市庆云镇）北十里曰关门台，即新安关也。关门之外即虏地，关门西北六十里至上辽河，河西岸城基旧塔尚存，相传为旧开原城。”文中虽说“相传为旧开原城”，并无确证，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元代初期的开元路很大，几乎囊括了今天的黑龙江、吉林两省以及辽宁北部地区。元贞元年（1295），开元路辖区内设置肇州屯田万户府⁷。松花江中、上游一带地方从开元路析出，开元路辖区缩小。大德年间（1297～1307），分设水达达路后，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下游地区划归水达达路，开元路辖区又一次缩小，仅剩辽北一带。领县七：咸平、新兴、庆云、铜山、清安、崇安、归仁⁸，此七县辖区面积与金代咸平府辖区相差无几，只是少了一个玉山县。元至正二年（1342），咸平府降为县，并将开元路治所移于咸平县⁹。肇州屯田万户府是从元贞元年也就是1295年析出，而开元路治所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正在肇州屯田万户府辖区内，自然也不可能再作为开元路的治所了。那么，1295～1342年这47年中，开元路的治所在什么地方呢？当然，其地必在开元路辖区内，自然在其所领七县之中，而庆云县正是这七县之中的一个县，极有可能作过短暂的开元路治所，即“旧开原城”。当然，冯瑗此说属孤证，姑且存疑。明朝建立后，庆云县划在边墙之外，其建置取消，而庆云之名作为堡城的名字被保留下来，即庆云堡。而旧庆云城也并没有废弃，只是成为了开原西陆驿路上的一个驿站，即庆云驿。

据《辽宁省志·文物志》记载：祺州城遗址呈正方形，南北长340、东西宽260米，东、南、西均辟有城门，东门、西门以南以及整个南城墙，保存较好，城垣存高2～3、宽约12米，3座城门之外均有瓮城，城外修筑护城壕壁，城垣东、西城角及城墙间的角台、马面等均清晰可辨。祺州城东门、西门之间，横贯一条大道，既是祺州城内主要街道，又是由西向东直达辽河渡口的必经之路。

祺州城址内，辽金时期的陶瓷残片俯拾皆是，如灰陶、粗胎白釉、黄釉等陶瓷器残片。城内还出土过铁铡刀、镰刀、石臼、石磨等生活用具以及唐代“开元通宝”，北宋“黄宋通宝”“景德通宝”“崇宁通宝”，金代“大定通宝”等铜钱，文化层厚1～2米。

⁷ 《元史》卷18《成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

⁸ 《全辽志》卷1《沿革志》，金毓黻主编《辽海丛书》（第一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0年。

⁹ 《元史》卷40《顺帝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